

丛书主编 廖明君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东部田野书系

田野逐梦

——走在华北乡村庙会现场

Chasing the Dream in the Field

Experiencing the Scene of Temple Fairs in Rural North China

岳永逸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野逐梦：走在华北乡村庙会现场 / 岳永逸著 . - 南宁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2007.6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东部田野书系 / 廖明君主编)
ISBN 978-7-219-05546-5

. 田 岳 庙会 - 风俗习惯 - 调查报告 - 华北地区 IV. 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1353 号

总 策 划 江 淳 温六零
项目策划 李筱茜
项目执行 夏 源
文字编辑 李带舅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整体设计 小茜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聘梅
印前制作 南宁市雅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田野逐梦 —— 走在华北乡村庙会现场

岳永逸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 530028 <http://www.gxp-ph.cn>)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24 开本

6 印张 16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7-219-05546-5/K · 1059

定价 :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将本书献给
我的父亲岳满国和梨区的父老乡亲们！

CONTENTS

目 录

总 序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一、引言 /1

Prelude

二、道听途说的庙会 /4

Temple Fairs: Hearsay on the Way

父亲·迷信·庙会 /4

文昌·大庙·功名 /11

三、三起三落的龙牌会 /21

The Dragon Plaque Fair: Ups and Downs

显赫的龙牌会 /21

逐渐“长大”的龙牌 /31

勾龙 /32

吐火球的龙神 /40

四、梨区与我居住的小村 /44

The Pear Area and a Small Village

Where I Resided in

梨呀，梨 /48

神、人共处的家 /56

“五脏俱全”的梨区村落 /61

五、历史上的茶棚会 /66

The Tea Canopy Fair in History

你们家来人了，干吗的？ /66

朝山茶棚会 /67

漕村铁佛寺茶棚会 /72

我们村东 /74

六、九龙口与铁佛寺庙会 /76

The Threshold of Nine Dragons and the
Iron-Bodhdha Temple Fair

代哭 /76

“鬼子”进村了！ /78

残垣破壁九龙口 /79

风雨飘摇铁佛寺 /86

七、刘秀走国与水祠娘娘庙会 /102

Liu Xiu Fled His Homeland and the Water
Temple Goddess Fair

娘娘与刘秀 /102

“怎么，你也专门来赶会？” /114

“告诉你们主事的，到时一定来啊！” /115

八、家中过会 /120

Holding a Fair within a Family

我们是行好 /120

女娲老祖会在家坛举办，敬请光临 /126

九、田野的风 /128

The Wind Blowing in the Field

村民都说这样举办的庙会好 /128

文化与经济：瓶子砌成的墙一定要唱歌？ /130

后 记 /132

Postscript

Walking into the Fields of Culture

While everyone knows the common meanings of "field" in terms of "plowed land" or "a stretch of grassy land", the term "field study" is general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mean a unique cultural milieu brimming with folk wisdom and local knowledge. As the well-known anthropologist Li Yiyuan in Taiwan says, "All the on-the-spot researches, in a broad sense, can be called 'field studies', which include soci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various questionnaires and inquiries, situat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tc."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what it is to be huma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world has turned into a "global villag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 lack of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the concerns of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highlighted a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or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field studies on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a stres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y have worked with an expectation of a channel for publications that will represent their thoughts on folklife and culture.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res the same expectations. Thus,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has been produced for our readers.

Having adopted the format of the scholarly essay,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engaging selection of quality books that merge image and tex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everal ethnic groups. The goal was to produce actual accounts that relate their topics in concise yet vivid detail. The high-quality pictures express through tangible images what cannot be fully expressed in text - thus two mediums merge to engage readers i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are the actual sto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that happened in the various scholars' field studies, often related in the form of recorded interviews and events held during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is series is the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image and texts, making the field experiences seem to come alive. It is designed to assist readers not only in gaining a more explicit awarenes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rs' investigations but also to aid them in appreciating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formants - readers can listen to the interviewees' voices instead of only the monologues of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at readers of this series will experience an intense spiritual resonance with these stories from the field, and the text will become a multidimensional map by which they will be able to walk into the cultural fields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nt,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book sets, one for domestic practices and another for those overseas. The domestic set includes three volumes as follows, "Echoes from Eastern China", "Echoes from Western China", and "Local Voices of Bagui Guangxi". The overseas set is composed of two volumes, namely, "An Overseas Mirror Image" and "The Third Eye". The series offers a wide spectrum of accounts that echo each other in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special region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is sure to captivate and inspire readers of many backgrounds.

Let's walk into the field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my feet, your eyes, and with our hearts and souls...

Liao Mingjun

总序

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想必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出“田野”的含义，但学术界常说的“田野研究”之“田野”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地、荒野”，而是充满独特的文化意蕴，此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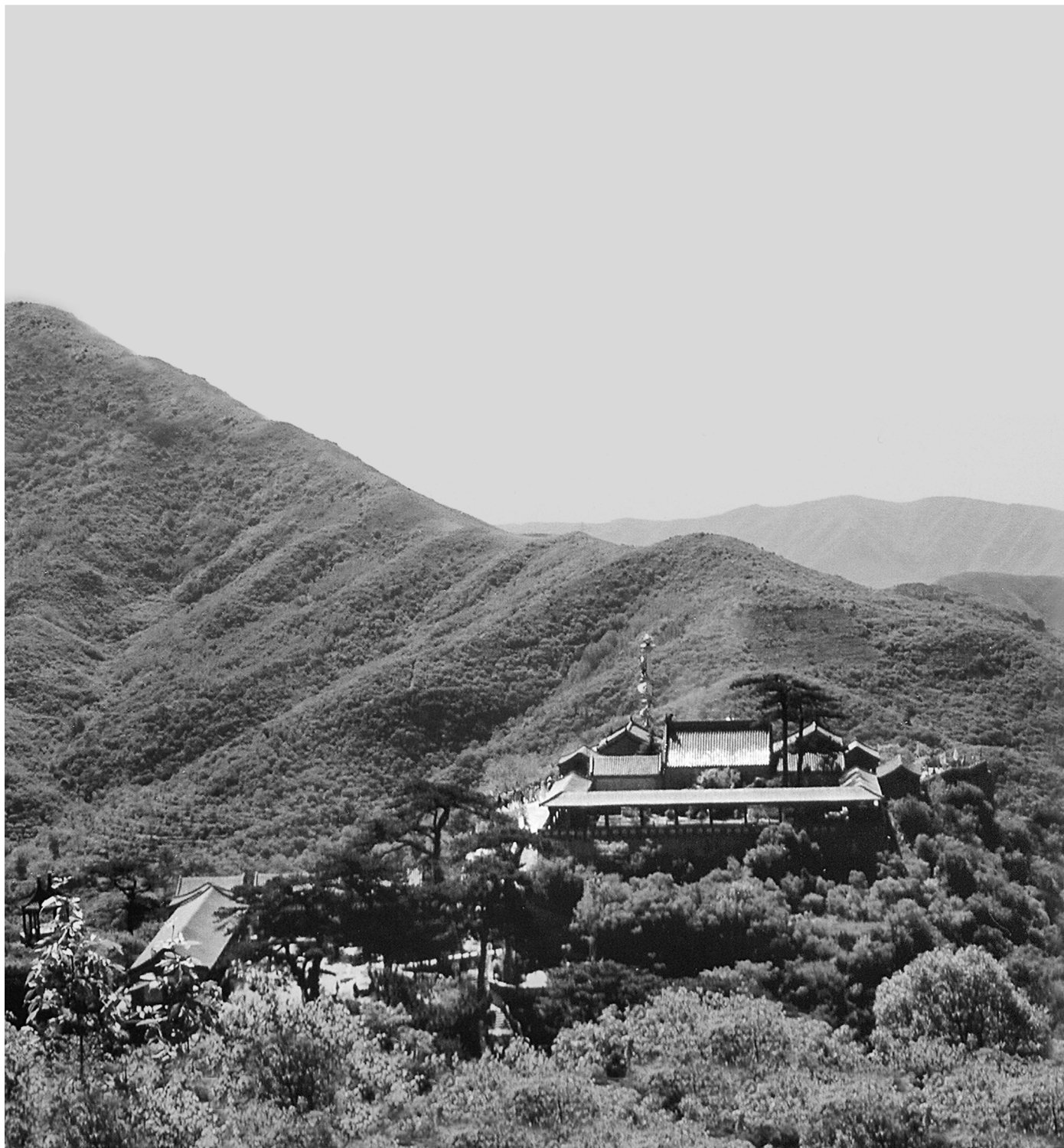
文化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虽然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但文化上的隔膜却依然存在，承载着人类文明和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就成为了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不少学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以文化特别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田野考察研究，并希望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亦有同样的出版意向，于是，经过交流与讨论，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就得以问世了。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还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鉴于内容的丰富多彩，根据“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这套丛书分为国内及海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部分分为“西部田野书系”、“东部田野书系”、“八桂风谣书系”，海外部分分为“海外镜像书系”、“第三只眼书系”，各书系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把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诸君。

用我的脚你的眼，用你的心我的心，走进田野，感触文化。





碧霞元君的信仰圣地——金顶妙峰山

一、引言

中国的史学家们早已总结出了从西土传入的佛教“三起三落”的起伏命运，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连佛教这种在我们国家多少有些脸面的宗教信仰都不能免其尴尬，民间传行的各种各样的信仰之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古代食于人的治人者总是会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对关涉并支配人们言行的信仰进行不同的界定。原本被视为异端或者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盛行的文昌、关公从偏安一隅逐渐获得正统地位，并像孔老夫子一样，不停地被历代统治者加封，而且追封到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几乎是“掘了祖宗八代的坟”而重写家谱。这些神灵的命运，很有些类似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也是今天国人向往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生存模式。但是，与关公、文昌这些生发于民间，后日渐在官方文化中受宠的神灵不同，多数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并深深影响老百姓生活的众多神灵鬼怪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曾经在华北大地相当盛行的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即“胡、黄、白、柳、灰”之“五大门”，江南盛行的“五猖”等信仰在主流话语的信仰体系中始终都是“下三烂”的东西，是“主人”眼中的“下人”的玩意儿，是迷信、愚昧、野蛮和下贱的。

随着日薄西山的清王朝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在对西方利器崇拜的同时，利器背后的文明和文化也被国人推崇，并一度给欺压自己的西方文明贴上了“科学”、“理性”、“民主”之类的标签。在不少知识分子和当政者那里，西方文明长期片面地成为衡量传行了数千年且迥异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的量标，他们将其视为改造中华文明的“尚方宝剑”。这起端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推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

对于这些原本生发于民间，并在民众中被祭拜的神灵的变迁，参阅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年版。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仅提及“胡、黄、白、柳”，即“四大门”。关于“四大门”信仰在华北的过去和现在及其性质，参阅 Li Wei-tsu, *On the Cult of the Four Sacred Animals (Szu Ta Men 四大门) in the Neighborhood of Peking*, *Folklore Studies* 1948 Vol. p1~94, Published by the 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周星：《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2000年版；杨念群：《北京地区“四大门”信仰与“地方感觉”——兼论京郊“巫”与“医”的近代角色之争》，收于孙江主编的《事件·记忆·叙述》，第 216~282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以成气候和规模，并在理念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各时期的运动，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革文化的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这种语境下，包括庙会在内的诸多民间信仰也就自然成为迷信和愚昧的代名词，每况愈下，乡野村庙首先成为众矢之的。洋务运动的中坚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就提出了“废庙兴学”，云：“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为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张之洞认为这样做后，就可以达到儒风振兴，中华又安和释、道二教蒙其保护之目的。辛亥革命后不久的民国政府就颁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废除卜筮星相巫覡堪輿办法》、《神祠存废标准》、《严禁药签神方乩方案》、《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和《取缔以党徽制入迷信物品令》等一系列法令，试图清晰地区分宗教与迷信，从而取缔后者，欲坚决破除锢蔽民智的陋习，避免一个民族在“文化日新，科学昌明之世”腾笑列邦的命运。当时的部分学者也积极参与到这些运动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国政府的立法。江苏大学教授邵爽秋积极倡导、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庙产兴学”运动在1928年达到高潮，并于1929年编辑出版了《庙产兴学问题》一书。

这些写在纸上的法令确实规范了人们的生活。几乎在整个20世纪，一个人是否敢于进庙捣毁神像——不会说话的泥巴老爷，成了一个人是否先进、是否科学、是否革命的象征。年轻时的孙中山就曾经是这样的代表。鲁迅也塑造了吕韦甫这个“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经典形象。根据何柏达的调查，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江西安远县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蒋经国曾亲自率先斧劈安远城隍神像，以激励下属拆庙、捣毁神像的勇气。到“文革”时，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老将们更是有恃无恐地横扫“牛鬼蛇神”。20世纪30年代，李景汉等人就曾记录了河北定县东亭乡村的毁庙情况。从光绪八年（1882年）到1928年，62个村被毁的331座庙宇中，民国以来毁掉了259座，其中，民国三年毁掉200座。

在我能记事的20世纪70年代，遥处川北剑阁的老家槐树地及其方圆二十里都看不

张之洞：《劝学篇》，第120~12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376、第794~796、第807~8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

邵爽秋编：《庙产兴学问题》，中华书报流通社，1929年版。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何柏达：《安远庙会——以城隍庙会为例》，收于罗勇、劳格文主编的《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第27~34页，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年版。

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422~4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到庙宇。但老家的老中青三代人直至今今天牙学语的小孩都还会说这方圆十公里内的“龙王庙”、“尖庙子”、“坟坝子”、“碗泉庙”、“东王庙”、“朝阳观”、“木盖寺”、“开封庙”、“锦屏寺”、“白鹤寺”、“回龙观”和“土门庙”等地名。长期在那些山村存在的乡村景观，如今仅具地理坐标的意义，成了空洞的言语，其背后的故事、事件、热闹以及承载先人们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则渐渐远离我们这些后人。这也使得我们这些在现代教育制度下成长的新人尽管熟悉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但对故乡却没有了老人那样的依恋、缠绵与相依为命的感觉，而是“为终有一日老死故乡担惊受怕”，义无反顾地渐行渐远，“根”之故乡也就在前行中迷失。

在槐树地方圆十公里，我父亲是颇有名气的“读书人”。受他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很长时期我都孤傲地远离塑像与村庙。当有幸在华北的乡村——梨区奔走数年，置身于悠扬的唱诵经文的声音中、震耳欲聋的鼓声中、呛人的香烟中、简易的神棚中时，我才发现乡村庙会远远不是迷信两个字所能涵盖得了的。千百年来，统治者都欲驯服、收编的民间信仰能够一直传承，自有它的生存理由。现在，经过冯骥才等人的大声疾呼与身体力行，木版年画、剪纸等民间有形的东西乃民间文化，是应该抢救和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固然令人欣慰，但如果仅仅是将这些东西堆放进博物馆、展览台，或者扫描、编辑成书，摄像后做成金属物，而不走进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看它们在老百姓精神世界中的意义，看到它们对千千万万仍在乡野生存、忙碌的民众的生活的维系，那么我们或者永远都会离这些形式上固化的民间文化很远很远，原本活态的民间文化依然只是风干的僵尸。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口头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不少是包含着离经叛道的、有些不合拍的迷信成分。

因此，把自己在华北乡村庙会现场的见闻、所思、所感写下来，或者能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打量乡村庙会，而不仅仅是给乡村庙会贴上“迷信”与“愚昧”或“民间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任何一类标签；同时，也为全面认知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仰及活动提供些许鲜活资料。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亦遵循学界惯有的写作传统，本书对华北乡村的地名和人名都采用了化名，请勿按图索骥。

事实上，冯骥才先生本人是深知民间文化三昧的，他关注呈现民间文化的有形的载体，更关注这些载体后的精神与意蕴。参阅冯骥才：《民间灵气——癸未甲申田野考察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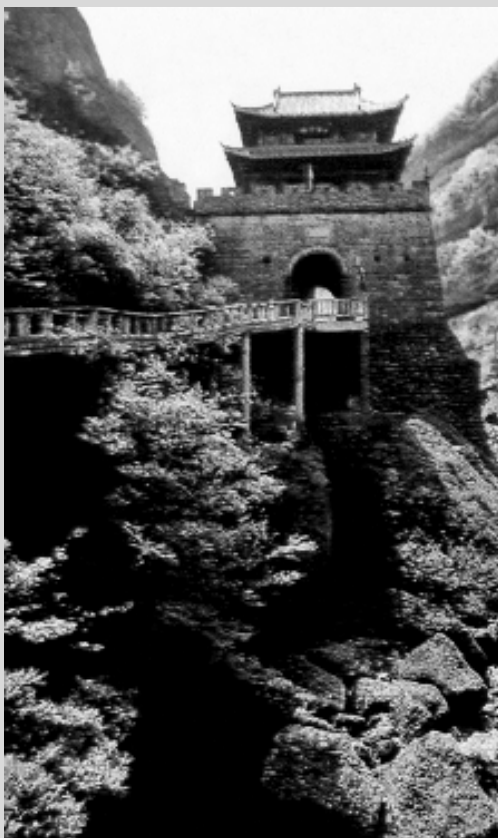
二、道听途说的庙会

父亲·迷信·庙会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险峻的蜀道之中，剑阁峥嵘而崔嵬，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历史上的剑阁作为入川的必经之道，曾被李白、杜甫、陆游等历代文人反复吟诵。但正如清人杨鹏羽所云：“州为蜀北残疆，民

贫土瘠。”今天，这里也依旧如此。现在的剑阁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全县人口约70万，直到1998年，全县的财政税收总计不过800万元人民币。由于地处山区，农业耕作仍以体力为主。当代青年诗人敬文东曾这样吟唱剑阁：

在剑阁，人民以山为家，
种植玉米、小麦、水稻，现在是烟草。
在剑阁，没有必要弄清是非。



今天重修的剑门关阁楼



古剑州城

武连觉苑寺壁画中外闻名。陆游曾在此歇息，并写下了“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佳句



县城鹤鸣山的古塔



今天 贴身的背篋同样是山区人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

在剑阁，洪水经常爬上明代的钟鼓楼。
在剑阁，县政府的小车队总压扁春节。

在剑阁，我丢下了许多渺小的残留物，
会被后起的人们收藏。

在剑阁，你可以变坏，允许你变坏。

在剑阁，我失去了也得到了。

在剑阁，一切都将从头说起。

敬文东《剑阁》



牛一直是剑阁人劳动的主要帮手

我的家乡就在这“欲说还休”、剪不断理还乱、人人都欲远走他乡的剑阁。作为昔日的咽喉之地，剑阁屡经血雨腥风，学界今天惯用的“土著”在这里早已无影无踪。据传，我的远祖是清初从陕西“填”到这里的，其原因就是“大顺国”皇帝张献忠将这一带的人杀光了。到我父亲这代人，岳姓与当地众多的其他姓氏人一样，没什么功名，也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因此，父亲也算是出生在一个根正苗红、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出生的，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那时整个国家的际遇不好，我们家的状况也相应糟糕。这样，父亲自小营养不良，身材矮小而羸弱，好在勤劳的祖父、祖母对他们的这个小儿子精心养育，并倾其家力让父亲上学，从而使



金灿灿的要塞余晖



让人魂牵梦萦的茅庵草舍

父亲终于得以成人。

童年时代在国民党统治下度过的父亲，其记忆也就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色彩。在他的儿子也长大成人，偶尔回家与他一起在他们都熟悉的乡间小道上行走时，尤其是正好遇着“鬼乱串”的“七月半”，或者是家人聚首的旧历新年，父亲就会给我这个学习民俗学、主要研究庙会的“高学历”的儿子讲述他小时所见过的村庙，或者是他耳闻目睹的那个年代的庙会。

“龙王庙”、“尖庙子”、“坟坝子”、“碗泉庙”、“东王庙”、“朝阳观”、“木盖寺”、“开封庙”、“锦屏寺”、“白鹤寺”、“回龙观”和“土门庙”等是我自小就顺着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会说的词，也经常去其所指代的地方，但这些词语背后的故事则是在两年前才听父亲讲起。听这些故事，已过而立之年的我仿佛又重新回到儿时，伏在那朗月下祖母的膝盖上。

龙王庙在我家门前青云河上的石桥桥头。石桥是由李姓富户修建，为修此桥，他耗尽了家产，最终沦为乞丐。桥头的龙王庙是一个四壁由石板搭建的小庙，长年点有油灯，不少人来烧香上供，禁止小孩进内玩耍，父亲为此就曾遭到祖父的呵斥。石桥仍在，耗尽家财的修桥人的名字早已无人知晓，庙的旧址也早已是雨天流淌山水的水沟。坟坝子离我家四五里地，是在一座大的空坟中修建的庙宇，但未等到香火兴旺，新中国就成立了，这里遂成为我们村小学的所在地。朝阳观所在地是母亲出生的地方，距离我家十余里地，那里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庙会期间有赛马。当过保长的祖父就曾养过几匹白



因“文革”时被砍倒的大槐树，这个小村被称为槐树地



青云河水依旧流淌，但已经没有善人再为他人修桥了

马参加赛马。春节期间，人们要抬观中的菩萨游村“扫荡”，驱邪避灾，扫除邪祟与不吉。

木盖寺在土门山山脊上，修建此寺主要是为赶集。为了能抢在另一寺庙之前修好木盖寺，急迫之中，聪明的人们用木板封顶，木盖寺的名称由此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二十多年，这里也就成了土门乡政府的所在地。我上中学时，周末回家都要路过这里。数十年来，木盖寺旧址上横七竖八的巨大条石笑看风雨。附近的人家没有谁在修房时使用这些绝佳的条石。

白鹤寺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一座大寺庙，离我家约十五里地，其钟声能传遍方圆十里。白鹤寺有很多土地（当地也称“常业”）。青云河桥头的龙王庙背后近百亩土地就是白鹤寺的常业。至今，老家人都习惯性地叫这块地为“常熟地”。祖父就曾租种过这块庙地的一部分。年幼的父亲曾亲眼目睹长年不穿袈裟、俨然恶霸、身材高大的果明和尚带领人四处收租。土改后，白鹤寺成为了当地村民的住所。20世纪90年代初，乡人民政府也在此处立了一块有“文物保护”字样的碑。

2002年春节，我有意来此寻访自己一直没有在意过的白鹤寺，但满目萧瑟。住家多已搬走，房屋几近坍塌，这里仅仅是人们堆放柴草和杂物的地方。昔日的几块残碑凌乱地静卧在角落或柴草之下，一如既往地任由岁月侵蚀。没有人拆走昔日的庙。人们告诉我，曾有一户人家试图拆走椽瓦，结果就在动工时，男主人被砸伤了，随后也就没有人再想拆散这当年神灵的住所。

虽然父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但他接受书本的教育则是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他就读的高等小学就在距离我们家二十里地的“开封庙”。也就是在“废庙兴学”后的这座庙宇殿堂内，父亲完全接受了科学，并对烧香拜佛敬鬼神等迷信行为不屑一顾、嗤

盛夏常熟地醉人的绿





祖母：槐树地现在年龄最大的老人



2002年春节前夕，在祖父、祖母的坟头烧纸

之以鼻，甚至经常予以痛斥。老家修房和建坟墓都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只有父亲没有请过风水先生。老家办婚事都要择期、合八字、下彩礼、要聘礼，父亲自己的婚姻和我们兄弟姊妹四个的婚姻都从未这样做过。老家的红白喜事都要请咿咿呀呀的唢呐昼夜吹打，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祖父去世时，父亲第一个借来了收录机放哀乐。80年代，大姐的婚事，父亲用录音机放的是《婚礼进行曲》。几乎所有与父亲同辈的老客人都曾在无助、无奈之时找“阴神子”给自己或家人看病看事，只有父亲不但自己不找，还劝阻甚或责备找“阴神子”的人。这样，一生都有些不得志的父亲，在老家实际上成了真正移风易俗的勇士与典范，比吕韦甫更决绝、更彻底。

为此，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年迈的祖父、祖母经常唠叨说，他们不孝顺的儿子在他们死后，一定连纸都不会给烧一张。那时，偎依在祖父母身旁，也不懂死和纸为何物的我常常会接过话茬说：“放心，将来我给你们烧。”实际上，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在小时候都对祖父母说过同样的话。似乎是为了兑现儿时的诺言，尽管现在我们四人离家都是渐行渐远，但只要能回家，首要的一件事就是买纸，用最大面额的“人民币”象征性地在纸上以手逐块压印后，在茅草已深的祖父、祖母的坟头焚烧。这整个过程，老家人叫“烧纸”。媳妇一般不前往公公、婆婆的坟头烧纸，但会回娘家给自己过世的父母烧纸。事实上，烧纸与否并不能说明我们孝顺，父亲就不孝顺。母亲一直都说：“世上只

“阴神子”是老家人对神汉、巫婆的俗称。